

形形色色的诈骗案

新宇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形形色色的诈骗案

斯 宇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沈阳

形形色色的诈骗案

斯 宇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抚顺市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1/2

印数:1—7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苍大

责任校对:木子

封面设计:石庆寅

ISBN 7-80527-105-4

D·11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复仇与诈骗》

他恨她，欺骗她，欲侵害于她，可却爱上了她……

她爱他，信任他，愿奉献于他，可却恨上了他……

结局会怎样呢？请不要去猜测，因为那会徒劳的，只有看到结尾才会知晓。

这真是个举世罕见的诈骗案。

《地下夜总会》

一个由道貌岸然的“君子”、温文尔雅的文人、风流倜傥的美少年乌合而结成的特大流氓犯罪团伙，以“艺术沙龙”为诱饵，以举办“家庭舞会”为幌子，先后欺骗、拉拢、引诱、胁迫63名女青年，并使她们堕落失身。这些充满兽性的人，疯狂地进行流氓猥亵、群奸群宿犯罪活动……

这是一起建国以来震惊全国的特大案件。本文从警世儆人的角度，以细腻的笔触，斐然的文采，真实的事件，丰富的情节，披露、抨击了这一令人瞩目的诈骗案件。

《厄运女郎》

在旧中国被称之为“仙人跳”的龌龊勾当，当今也有人效仿了。一位妖艳的妙龄女郎，时而出入高级宾馆，时而徜徉闹市街头，时而流连花前月下，雌鹰一样的眸子搜寻着猎物。外佬、港客、异乡人，年轻的，年老的，一个个倾倒在石榴裙下。当他们一次次想要实现那种荒唐要求的时候，厄运来临了……

《洋大亨》

从澳门通往内地的一个入境处，驶来一辆高级小轿车，里面坐着一个颇有风度的洋大亨；后来，这位洋大亨狼狈地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囚车。这中间有多少戏啊！可这是一出笑不出声、哭不出泪的闹剧。粉墨登场的角色都是有头有脸儿的：厂长、经理、政府要员。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惊动了中央首脑机关……

说 明

诈骗，是一种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不良行为；诈骗者，是一类人格卑劣、言行龌龊的人，历来为人们所深恶痛绝。诈骗者的狡黠、阴险的勾当，会使恋人分袂，夫妻反目，儿童迷途，妇女堕落，男人萎顿，还会使商店停业，工厂倒闭……给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危害和损失，扰乱社会秩序。

本书从警世做人的角度，选编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境内各种类型的典型的诈骗案例，予以披露、抨击，引起人们的警惕，防止上当受骗，促进生活安定，生产发展，维护社会秩序。

本书寓训诫于生动的事例，含抨击于细腻的描写；内容新奇、丰富、引人入胜，可成一部发人深省的反面教材，也可告诉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要清醒、要理智、要警惕！

编 者

目 录

复仇与诈骗	(1)
地下夜总会	(55)
欺世狂人	(82)
诈骗奸雄	(96)
洋大亨	(125)
厄运女郎	(145)
推销大员	(156)
瘸子千里行骗记	(177)
地龙狂舞	(186)
“金桂冠”的魔力	(199)
金钱在骗子与官场中旋转	(212)
一起轰动全国的政治诈骗案	(226)
囚徒经理	(237)
大墙里的诈骗案	(283)
“神”和他的12名新妇	(298)

复仇与诈骗

绍庭

月朦胧，树朦胧，天地都朦胧。

不知是第几百个朦胧之夜了，她在这桦树林里徘徊，寻觅，呼唤，悲泣；用心，用泪，用血，用真挚、纯洁、深沉、似火的全部的爱，默念着你的名字你的诗。你知道吗，黄鹤！我的黄鹤，你的在天之灵。

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大后天的大后天，她就要被别人揽在怀里，成为人家的玩物了。黄鹤，原谅我吧。上帝制造女人的目的就是供人玩乐。有主动奉献的，那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有勉强情愿的，那就是婚姻，人生不可抗拒的男女结合；有……既然你没有福气享受一个姑娘的主动的奉献，那么你就原谅她吧。“为一个一见钟情的短命鬼立贞节牌坊，值得吗？”爸爸多少次如狮如虎地大光其火，又如羊如兔般温情乞求。听多了，觉得也不无道理。尽管他对你的称呼如针簇刺心。黄鹤，我苦苦地寻找、等待、呼唤了你3年，你就原谅我吧。我去了，虽然变成了别人的人，但美好的初恋是永远忘不了的。你会在我心中占着永远不会消失的一角。永远，永远，直到我们在奈何桥上相会。

“黄鹤！”

月朦胧，树朦胧，天地都朦胧。她的心声响彻了冥冥天宇，又回响于万丈深渊，空空轰轰嗡嗡如海涛般汹涌，丝弦般凄切；恍然间她似乎站在了地狱门口，背上一阵冷酥，悚然有些恐惑，双腿颤栗着跪了下去。

森森凉风裹着窸窣而又沉重的脚步声向她飘来了。是黄鹤！他在混沌鸿蒙中看见她了，从乌烟缭绕的地狱深处走来了，啊，黄鹤，我的黄鹤！她真想扑上去拥抱她，亲吻他，紧紧地，长久地，永远地。但她没有动。他死于车祸，死得很惨，临行时没人给他整一下容，洗一把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来到阎王面前的。她常常在梦中看见他那副血肉模糊的样子，每每吓得魂魄飞散，一两天余悸未消。然而，这是她的情人，苦苦思恋了3年的情人啊。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桦林寻觅，流不完的泪水，斩不断的思念，不就是为了再见上一面吗？她象超负荷的起重机一样欲支起那颗麻木而混沌的脑袋，却因为眼睛的沉重，在半途又垂了下去。许久，她才艰难而又昂然地抬起头来。

“啊？！”

一个朦胧而清晰的影子，披一件米黄抑或灰白色的风衣，俯着身子也在打量辨认她，一顶黑色的礼帽虽然压得很低，但那双深邃聪慧的大眼，高而直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双唇，使她立即肯定这些都是他的。是她用一个姑娘热烈奔放的情和爱，在短暂的日子里长久而贪婪地吻过爱过，深深地刻进脑际的那张脸。虽然他那时没有穿风衣，更没有戴礼帽。莫非阴间也时兴打扮？这一打扮反而使他英俊潇洒，更具职业个性了。

“黄鹤！”她唤，伸出了等待他扑进来的双臂。

然而，黑影旋即不见了。

“黄鹤，黄鹤——”

桦林黑暗幽深，万籁俱静，从远去的路灯上洒进来的点点绿光，如无数的幽灵在活动。一只栖鸟在树枝间“哗啦啦”冲撞了一阵，然后仓忙逃命。

“鬼，鬼……”

她浑身的血管爆裂了，拔腿往回跑，却与挡道的“鬼”撞了个满怀，两眼金星直冒，脑袋嗡嗡作响。

“叶萍，你不要跑。”鬼追上来了，“我是黄鹤。”

“不，世界上没有黄鹤了，只有他的阴魂。”她想，没命地跑，又被埋伏着的“鬼”扯住了脚，“扑通”栽倒在地上……

“叶萍……”

“叶萍！”

冥冥中她听见两个鬼从两个方向喊着来追捕她……

二

江城市东区公安分局的审讯室里，副局长刘建槐正在审“鬼”。他是刚才接到儿子刘庆从医院打到家里的电话后，怒火中烧地赶来连夜审讯的。他“砰”的一声将大盖帽甩在桌上。双目象利剑一样射在罪犯身上。

“叫什么名字？”

“请问，”罪犯避而不答，伸出戴着铐子的双手，“凡是进公安局的人都得戴这个吗？”

“是的！对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这样。”

“可我不是罪犯，无权享受这个。否则，我拒绝回答。”

“放肆！”刘副局长拍案而起，“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不过人民给予你的权力是审讯罪犯，对一个无辜公民你无权这样。”

“他妈的，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厉害。”

刘副局长正气急败坏，一个干警递上一本刚才从罪犯身上搜到的咖啡色证件。刘副局长一看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目光从证件上的照片到罪犯的脸上来回穿梭了几次，才示意干警打开手铐，重新问：

“叫什么名字？”

“证件上写着，杨恩宇。”

“哪里人？”

“武东县荷花乡荷花村村民。”

“多大年龄？”

“26。”

“到这里来干什么？”

“到处走走，体验生活，搞些采访。”

“采访谁？”

“没有目的，靠随时发现。”

“今晚为什么要犯罪？”

“我没有犯罪。”

“在树林里装鬼，吓唬姑娘的谁？”

“我没有装鬼，是她……”

“她身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不是，是她跑的时候在树上碰的。”

“你一没吓她二没威胁她，她为什么要跑？”

“……”

“说！”

“……与你们说不清楚。”

“为什么说不清楚？”

“……我想单独见她，与她谈谈。”

“你们认识？”

“不，不认识。”

“既然不认识为什么要单独谈？”

“我想……”他又强硬起来，“只要她不向你们报案，说我有伤害她，今晚的事就与你们无关。”

“别想抵赖！你好好考虑考虑。”刘副局长说完就出去了。

抵赖？他是想抵赖。因为那是他们的私事，法律并不要求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隐私公诸于众。可是，他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不说出来人家能放过他吗？说出来人家能原谅他吗？唉唉，今年来他万事如意，尽是喜事，喝杯泥浆水都是甜的，消化不良的时候打个屁也是香的，随便吟出来的诗作丢出去也发表了。这次又要跳出“农门”飞黄腾达了。皆大欢喜之中，他杨恩宇驾着命运的祥云来到江城，欲续上他已断三年的桃花梦，拥抱他朝思暮想的西施女。因为他现在有资格了，有资格爱她，搂她，永远得到她。既然命运之神能给他安排万事遂意的今天，爱情也就在其中的。然而……

刘副局长在隔壁先给守在医院的儿子刘庆挂了电话，询问了叶萍的情况，又给武东县公安局打电话把杨恩宇在树林

里装鬼吓唬女青年的事细说了一遍，要求对方查查荷花乡荷花村是否真有其人，以前有没有作案前科等等。

叶萍经过医生的抢救醒过来了，她还惊魂未定地蒙头蜷缩在被窝里哭泣。

“鬼啊，冤鬼啊……”是惊吓后的诅咒，是欲见又别的叹息，还有想把归途上的阴魂唤回来？

因为刻骨铭心的爱，在白天，在黑夜，在刚才的桦树林，在自家的阳台上……在心头被他占领的任何时候和地方，她常常面对苍穹，伸出疲惫而又顽强、纤弱而充满激情的双臂，闭起用泪水浸泡着的双眸，久久地等待着，等待着，希望他翩然而至，扑进她的怀抱，让她再搂一次，爱一次，给她一次发泄欲火的机会，一次慰藉和填充空虚、忧伤心灵的机会。可他没有来，他的在天之灵也死了。今天，他来了，她却吓得魂不附体。是她叶公好龙么？不，不！人心都是复杂的。如果你也有体验的话，恋死人比恋活人更悲痛，更渺茫，于是就更强烈，更勾魂。然而，他一旦真的出现了，那就是鬼。世界上谁不怕鬼呢？何况她一个弱女子。

“鬼啊，冤鬼啊！”是欲见又别的惋惜，是对飘然已逝的魂魄的召唤。

“萍，那不是鬼。是人，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坏人。”

刘庆压在铺盖上，双臂抱着铺盖也抱着她，想给她一股驱邪的力量。算起来他把目光转移到这个美人身上也有一年多了，而她象冰窟里的玉石一样又冷又硬，根本没把他这个副局长的俊公子独苗苗放在眼里，后来搭帮四面攻势八方力量，她才冷冷地点了个头，准备国庆节结婚。当晚，他去找叶萍看电影，到处没找到，正悻悻地骑车回家，在交叉路口偶

然听见她的喊声，才把她救起送往医院，闻声而来的值勤人员抓住了那个“鬼”。

“萍，真的不是鬼，是人。已经抓到公安局了，我爸正在审他，他说他叫什么……恩宇。”

“你说什么？”叶萍掀开铺盖，“他不是黄鹤？”

“黄鹤？哪个黄鹤？”

“他是黄鹤！他是鬼，是冤死鬼。”叶萍声嘶力竭地叫着。

“你醒醒，你醒醒。”刘庆摇着她，“真的不是鬼，是人，叫恩宇，还是作家。”

“任喻？作家……？”叶萍回忆着，猛然坐起来，“我要去见他！”

“不，明天再去吧，你的身体……”

“放开我！”

叶萍一声喝令将刘庆吓呆了。他哪里知道，任喻是黄鹤的难友，是唯一的幸存者，他3年前给她告过黄鹤的死讯后就调回了老家。他今天来，莫非那案子已经查明？莫非……莫非……

叶萍踉跄着出了医院。

三

3年前，她也是这样走出医院的。不过，那是省医学院的附二医院。天气也比现在早，是半下午吧。被医生折磨了一整天，精疲力尽，没人搀扶她。既举目无亲，又是第一次进省城，更担心那被庸医诊断得可怕，省医院的检查尚不知结果的病情。她负担不起这突然而来孤独、寂寞以及精神上

的重压，她哭了，恨不能插翅飞到父母的身边。即使明天病发了死在父母怀里，也比在省城孤单寂寞地医病幸福。他想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按照路旁的指示牌，她走进小巷找到了街道办的旅社，住进了楼上3号。是单间。

八成是解放初期没收来的私房，并且是小资本家抑或小工商主的私房。此旅社是全木结构黑不溜秋，屋柱倾斜了，壁板也无可奈何跟着倾，现出大大小小的裂缝来。一脚踩下去，满楼到处都响动。若不是被紧紧地夹在街中间，依赖他房的顶撑力，也许它早就夷为平地了。楼上光线很暗，过道上白天也点电灯，陡然有老鼠从脚背溜过，仿佛要到前面去占床位似的，给人带来丧魄般的惊吓。3号房的光线不是暗，而是黑。四壁没有窗，顶蓬用整块的竹罩盖着，大概上面落了厚厚的灰尘，也不曾漏下一丝针尖大的光来。15瓦的灯泡挂在靠着东壁的简易办公桌上，昏黄的光线只能看清紧靠西壁的床面和靠南壁的一把木椅凳面，往下全部是黑暗的，恰似无底深渊一样深不可测，令人恐怖，莫非地板上有陷阱，掉下去就是鬼窟？莫非哪块壁板或者顶蓬是活动的，三更半夜闯进个人来？看过很多文学作品的她生出许多联想来，背上凉酥酥的，鼻尖上冒着冷汗。无奈天时不早，还能找到条件好的旅社么？她用脚尖试探着来到床前，坐下，又躺着。这是块安全地，起码不会有陷阱，她想。

一阵阵脚步如一阵阵春雷轰响，床象小船一样沉浮颤动。接着是门板的吱吱响声，电灯开关的卡嗒声，不同口音的说话声，脸盆器具的碰撞声，小楼热闹了。虽然使人心烦，但多一阵响声就多一份安全感，多一份抗拒夜袭者的力

量。带着几分宽松，她熄了灯，脱了衣。

有人猛然撞开了房门。她倏地坐起来正要叫喊。隔壁房里的电灯亮了。原来是隔壁进来了旅客，那门打开了撞在她的床紧靠着的隔壁板上，比开自己房里的门还要响。她双手按着胸口，生怕心脏跳了出来。

从壁缝里射过来的灯光，象一排条形探照灯，更象一道用金黄色铜条筑成的栅栏将她护卫着。她完全可以放宽心睡觉了。可是她反而睡不着，仰卧着想家，左卧着想平时有感觉的病，右卧着想省城，想着她明天要去玩的地方，要买的东西，翻个身又想到厂里。

“隔壁住着的是位小妹妹，还是位大姐姐呢？”隔壁的旅客忽然问。

“你要干什么？”她警觉起来，声音很严厉。

“实在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他说着，晃动着灯光暗了下来。

她从壁缝里看过去，见对方是个小伙子，正用纸在遮着灯泡。与自己的床只有一壁之隔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已经写完了很多页。

“写情书值得这么用功，写这么多？”她想，暗自笑了。

小伙子遮好灯，正捉笔欲写，又不放心起来，看看四周扯过洗脸毛巾，折叠好遮在灯泡上，用铁夹子夹着。

“小伙子，论年龄你应该叫我大婶。”见对方彬彬有礼带着几分书生气，她想拿他开开心，“是写情书吧？打算写到什么时候？”

“唉……是情书，是写情书。”他嗫嚅了一下答应得很爽快，接着又说，“我们写东西都是有所感才有所发。感情

的结晶嘛，当然可以叫情书。”

“你是……作家？！”她惊呆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不敢当，不敢当。”

“发过不少大作吧？”

“一个字一个字去数，恐怕要数半天。”

“了不起，真羡慕你。”她由衷地说，脸却刹地红了，连连吐着舌头，仿佛要把刚出口的话舔回来。一个姑娘家说话怎么这样又直又露，浅薄而没有涵养呢？她在心里责备自己。

“他又开始写了，笔尖在垫得太薄的纸面上发出“吱吱吱”的响声，如奔驰的马蹄，似跳跃的琴弦，更象潺潺激流在涌动。她轻轻地伏到壁缝上，偷偷地看着他，看他那对时而平静时而蠕动的蚕眉，看那对时而凝滞沉思时而激情奔放的大眼，看那个时而温情脉脉时而刚直挺拔的鼻梁，看那张时而含苞欲放时而洪流倾泻的嘴巴……看他整个俊美聪颖，成熟而又带些幼稚的脸。她的心象快活的兔子一样在跳跃，忙用手捂住满是羞赧红脸。”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觉得有些自惭形秽。因为她也做过作家梦，贪婪地读过一些书，试着写了几篇文章，只因自己觉得是三不象不敢拿出去，才断了这种欲望。由此，她更崇拜所有的作家，常常设想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她很想结识一位作家，但无缘拜会他们。她常想：我的爸爸要是当作家该多好啊。今天，她总算看见了一位小作家，近在咫尺，挑灯夜战。他累么？他苦么？他感到孤独么？他……